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談到惡報，開始的都是比較背逆倫常的大惡，上一次講到的「謗諸同學」，這都屬於倫常的部分。接著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虛誣詐偽。】

『虛』是無作有，就是虛假；『誣』，誣陷，假作真；『詐』是詐騙，欺巧，巧詐欺人；『偽』是欺偽，就是裝飾、掩飾自己，等於是矯情欺世，這個是偽。所以以不實冤枉好人，以假充真騙人，這都是虛誣詐偽的部分。在《彙編》有提到，這四個情況，「合言則不誠也」，就是不誠實、不真誠。誠是天之道，能夠時時以誠來勉勵自己，依教去奉行，這是人之道。現在捨了誠而虛誣詐偽，這是悖逆天道，又失了人道。這樣的存心是非常辛苦的，就像倘掩飾又增一辜，「其事甚危」，做這樣的事是非常危險的，這麼做的人都是不真誠，耍小聰明，這樣是「天下第一等薄福相也」。所以這個是自己害自己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這樣不墮到三途，那會去哪兒？

接下來四百五十頁最後一行提到的，清朝益都這個地方是在山東，孫廷銓，「樸誠無華」，很純樸、誠實，不虛華，所以清世祖曾稱他作孫老實。「每部堂員缺」（這部堂都屬於中央級官員，比較高），然後都是會說，「還是用孫老實」比較可靠。這樣三次點名他，最後當到宰相。所以因為老實的人對人對事恭敬，不會誤人誤事。另外一個反面的例子，薛敷，他專門都是用虛誣詐偽來寫狀詞，能夠掩飾，無理說成有理，結果就這樣，可能就幫很多有地位

、有錢的人打這種官司，後來就致富。但是自己良心也不安，就設道家的醮來謝罪，結果就請道士來做法。這個道士跪拜之後起來就說，你寫的疏文上帝已經有批下來了，你的結果是「家付火司」，就是火災，人遭水災。因為他惡已經造下去了，之後果然家被火燒了，自己落水而死。所以這個有福報都搞成身死之外，還殃及他自己的家人，這真正是薄福。下一句：

【攻訐宗親。】

這個是挑剔同族親戚，攻其陰私。這個是很刻薄，不講道義。四百五十二頁，「同姓曰宗，異姓曰親，雖有遠近親疏不等，實皆我身關切之人」，都跟我有親密切身關係的親人，應該對待他們要親愛、忠誠。「同患難，賑困乏」，這個也是親人相處之道，要有難同當、有福同享，他有困難一定要幫助他，「家醜互藏」，不要去攻擊他的陰私，他的一些比較不願意告人的事情，「外侮同禦」，有外來的侮辱侵害，一同來抵禦。怎麼可以彼此相爭，絲毫去計較，甚至於憤怒、去互相的攻擊，甚至於是伺機找到把柄、或者找到機會就去攻擊他？事實上都跟我們有非常親密的，不管是血緣關係還是姻親關係，都是同一個祖先、同樣的父母，甚至於你傷了誰，連帶的就傷了一批人。就好像你傷了樹枝，也傷了這棵樹一樣。所以前面講到的兄弟，延伸也是整個宗族，兄弟連枝各自榮，不能互相傷害。這個是強調重情義、重恩義、重道義。

春秋的晏子，他自己乘坐的車馬很破舊、很不好，馬都瘦瘦的。結果當時候有一個大臣，就藉這個機會，等於是批評晏子，就是桓子，就批評他說：「君上給你那麼多俸祿，你看你的車馬是這個樣子，是不是在隱藏國君對你的恩德？」這個都講一些話來挑唆。晏子就說了：「自從君上給我顯貴，我父親那一族的沒有無車可乘的，母族沒有衣食有缺的，妻子那一族的沒有冷凍挨餓的，整個齊

國受到臣照顧過生活的三百餘人，這樣怎麼是隱藏國君的恩賜？反而是彰顯國君的恩德。」「先父族，後母族，後妻族，最後及疏遠。是謂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」，所以這個愛它也是有親疏遠近，因為畢竟在因緣上、在人情上，這麼做是比較合乎人情事理的。所以孟子說，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。縱使我們看地藏菩薩，也是由對母親的至孝，延伸到對一切人、一切眾生。所以晏子可以稱得是很能夠善待和睦宗親。只要有這顆心，怎麼可能會去攻訐自己的宗親？不可能。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剛強不仁。】

就是自己的性格很剛暴，沒有慈愛之心。我們看《彙編》，「孔子所取之剛毅」（因為孔子在《論語》說「剛毅木訥近仁」，這裡是講『剛強不仁』，我們不能著在語言文字上，依義不依語），它真正的義理是什麼？這個剛毅是指理智方面的。而太上老君所戒的剛強是「動於氣者」，那是他的暴戾之氣。醫生稱這個「痿痺之證」叫做不仁，「以其不知痛癢」，不能去體恤別人好不好受。所以，「好剛使氣之人，待人遇物，不知痛癢，純是殺機，俗所謂鐵硬心腸是也」，這樣怎麼會有仁德？「然剛強未有不摧折者」，這種性格鐵定要遭難，因為他這麼剛強，假如又遇到比他更剛強、權力比他大的人，他鐵定要吃大虧。所以接下來說，「若吃過幾番大虧，漸漸化而柔弱」，他說這樣是剛強人的萬幸。所以得撞到牆，肯反思、反省，可能還有轉緩的餘地，不然剛強很難不摧折。尤其我們學佛，要慈悲為本，而且修行之人必然是從去習氣下功夫，而這個剛強就是脾氣太大了，太強勢，這個瞋一定要對治，火燒功德林，百萬障門開。但是瞋恚心它也起於小小的情緒，不知道去觀照、去調伏，慢慢脾氣愈來愈大。所以瞋是失佛法之根本、墮惡道之因緣。墮什麼惡道？瞋恚是地獄的引業。所謂「法樂之冤家、善心

之大賊」，脾氣大的人，很難是心平靜、有法喜，一生氣好像伏都伏不住，善根出不來。

接下來舉具體怎樣是孔子所指的剛毅。舉了宋朝的包公，他是很剛直，在論斷一些案件的時候，也會聽取這些幕僚的意見來做判斷，人家所談的很在理，他都是歡喜接受，所以大家也很佩服他。他很公正剛直，這是「剛而近理」，「遇物能斷」，就是能夠判斷，很果決去判斷，這個剛強是屬於仁者之勇，就不是太上老君說的這個動之於氣的剛強。後面舉宋朝的張汝慶，他就是濫用刑罰，人家還稱他是「打一套」，結果都很記恨他。後來他任期滿了，然後在回家的過程夢到數百個人，這些人有的頭破了、有的腳折了，統統要跟他索命。等到到家了，白天看到厲鬼，那就很恐怖了，冤親債主太多了，最後七竅流血而死。所以這裡講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」，而且不是死了就沒事了，之後的三途之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得來。下一句：

【狼戾自用。】

『狼戾』，凶狠、乖戾。就是性情凶狠乖戾，而且還一意孤行，不聽善勸。四百五十五頁倒數第二行，「凡人行事，用人則智」，能夠聽取人的意見，集思廣益，這樣就比較有智慧去判斷，「自用則愚」，自用就是固執己見，這樣就會愚昧。所以成語說剛愎自用，不可，所以不能自用。而且還狼戾，凶狠殘暴的話，那這個更是偏得太厲害了。「佛言很戾如惡馬」，就是比喻很難再調伏了。

「人而很戾，一切執拗」，固執、不順從，「自以為是，不肯服人」。所以，假如我們聽到別人說，跟我們講了也沒用，那我們自己就要警覺。一般忠言逆耳，人家內心話不跟我們講，縱使私底下聽到了，可不能不高興，可要反思。「那他當面跟我講啊，幹嘛私底下講？」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可能就是當面跟我們講，可能我們

還生氣不高興，人家當然就不講了。「善友、知識，誰來相親？」這樣的態度，好的朋友、好的善知識，誰肯來跟我們親近相處？「善言、名理，誰來相告？」好的這些道理，人家也不願意來告訴我們。所以「造惡、招尤之原」，造罪惡、招怨尤的根源，可能就是這裡最嚴重了。剛強已經很容易招來罪惡，還有怨尤，還加上自以為是，就積重難返。

我們看歷史當中有這樣性格的人，那真的，所得的果報都非常慘烈。後面舉的是王安石，這個文比較長，我們看到第四行，「安石使學者不治《春秋》《史》《漢》」。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作，他居然讓學者不用讀《春秋》，不用讀《史》《漢》。《春秋》是讓人深明大義，明理，讀歷史能長見識。其實這個都是非常剛愎自用。孔子是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，難道我們還超過孔子不成？所以這些行為已經偏得很厲害，那上行會下效。他的孩子，四百五十七頁第一行下面，因為王安石新法，跟很多大臣就不和，他的兒子，「子雱」，居然狂妄到說要斬韓琦、富弼的首級掛在街上來示罪，這樣新法就可以行得通。這麼多大臣都已經有其他意見，應該是要冷靜來考慮了，這個父子都處於狂妄自大的狀態。後來反對的人愈多，他們愈不知反省，反而更加的傲慢、狠毒、放縱、荒誕，居然說出了「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」，能講這樣的話不得了。所以「罪重惡盈」，結果後來他的兒子背就長瘡，很早就夭折了。他自己也傷心控制不住，就跟神宗好幾次提出來自己有病要請辭，神宗後來也很討厭他，就罷免他了。「上失君寵」，下又悲傷自己斷了子嗣，然後很多人也很討厭他。而他所斥逐的，都被他貶得很遠的這些賢德的大臣，陸續都回來了，也被重用，他立的新法都被廢掉。他最後是慚愧恐懼，因為害了很多，也怕人家來加害，所以常常處在恐懼，就這樣死了。

所以這每一句，我們都要從我們性情上去調伏，不能狠毒，不能傲慢、自以為是，時時都能柔和、謙退。所以師父送了四個字給我們在處世當中觀照，誠、敬、謙、和；也勸勉我們效法孔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。

【是非不當。】

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是非都不能判斷正確。四百五十八，「宋尹師魯」，這一位讀書人，他自我的修養，還有教育他人，「是是非非，無所隱避」，都是非常正大光明，不會苟且，也不會隨便，都是很認真來對待人事物，然後很下功夫在「窮盡道理」。所謂能夠轉惡為善，再來轉迷為悟、轉凡成聖，這個功夫也都要下在明理。因為明理是看破，才能放得下，放得下世間這些五欲六塵的貪著，進而能夠放下這個身體的貪著，最後能放下生死，連生死都看破。他「臨終以手書別范文正公」，寫了一封訣別的書。結果文正公就很快到他的住所，而尹公已經「沐浴冠帶」，端坐走了。結果文正公慟哭，尹公就又張開眼睛。這個已經是來去自如的人了。所以師父說，只要世出世法放得下，這個生死也能自在。所以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了，也得常常觀照自己，還有什麼會留戀、什麼會牽掛沒有？一發現了，就要把它看破、看清楚，其實都是累贅，都是障礙我們了脫生死、障礙我們恢復自性。自性是本自具足，有什麼好向外去攀求的？自性真現前了，黃金鋪地，極樂世界是自性變現的法性土，所以本自具足，能生萬法。尹公又張開眼，然後對文正公說，我已經跟你辭別，你怎麼又來了？「死生恆理」，你怎麼會不知道，哪有人不死的？不要罣礙這個。結果講完，作揖就走了。所以他能夠修到這樣的境界，真的都是「窮至精微」，就是把宇宙人生的道理都搞透徹了。假如不是搞得明明白白都看透了，在「死生之際，起而擾我者多矣」。就是我們平常還有很多牽掛，臨終的話

那就更伏不住了。所謂靜中十分，動中才一分；動中十分，病中才一分；病中十分，可能臨終才一分。所以平常不看破放下這些種種牽掛，在最關鍵的時候是很難靠得住的。

所以「入道知行並用，而知尤為首」，就是要悟後起修，要把道理搞明白才好下功夫。所以佛陀講般若講了二十二年，幾乎佔四十九年一半。般若其實就是看破，因為我們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了解了，行的話是放下，就比較放得下了。就像《金剛經》後面講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這個夢幻泡影，黃念祖老居士比喻說肥皂泡。應該小時候都吹過肥皂泡，一吹上去，它就慢慢慢慢幾秒鐘就破了、就沒了，人生這個石火電光就差不多是這樣。真的看清楚就是這樣，白駒過隙，還要去跟人家爭，有時候自己想想，不是挺好笑的嗎？所以真正冷靜的人，以這麼短暫的生命，虛假的這個身，以假修真，來恢復無量光壽，這個是有大智慧的人，這個是真正知道世間虛妄，不能再搞輪迴了，能夠緊緊抓住這一次橫出三界的機會。

尹師魯的示現也提醒我們，是非都要判斷正確，不然不可能積功累德，反而都是會造作罪業。修學之人一定不再造新殃，隨緣消舊業，所以要有智慧判斷是非，還要逆來順受消舊業，然後要大公無私去處理事情。

後來又舉蔡京的例子，他把好人都陷害成奸黨，還請皇帝把這些人寫下名字，然後把它刻在一個石頭上，放在端禮門。結果老百姓就很不服氣，沒有多久這個碑就被雷給震碎了，蔡京之後也是被判罪流放，就死了。所以天地都是有感應的，你誣告那麼多正直的人，上天震怒，把那個石頭都擊碎了。這個是『是非不當』。再來：

【向背乖宜。】

『向』是趨向，『背』是違背。等於是他都向著、親近惡人惡事，反而遠離了善人、好事，這個就很顛倒。其實我們自己年少的時候，假如不能夠是非善惡能判斷清楚，自己的愛憎，還有這種叛逆的習性沒有調伏好，有可能我們也會「向背乖宜」，會不聽父母的話，不聽父母、老師的，反而都聽一些朋友的，而且那些朋友都是臭氣相投，我們可能真的就一直往這個錯誤的方向在走。所以年少可能會這樣，同樣的，這個習氣不去掉，往後在團體當中遇到不好的緣，也會調動我們內在這些習氣，所以自己得要很冷靜。

所以舉了，四百六十頁，宋朝的「劉忠肅贇」，忠肅應該是他的謚號，他曾經論王安石新法中助役的十害，他分析這麼做有什麼害處，結果王安石反而批評人家是「向背乖宜」。我們看到這裡都覺得很誇張，明明他自己這麼嚴重，還稱人家是這樣，我們一看也是覺得他也太不知廉恥了。可是其實我們也很難不這樣，他是當了那麼高的官，所以他這麼做影響的面太大，他受的報就很重；而我們假如不能反躬內省，都是向外去指責的話，有可能我們大肆批評那個人是這樣，其實我們自己也有。

曾經也有同仁，他跟人家都對立衝突起來了，成德就想說善巧提醒一下。而且那個衝突不化解，後面後果不堪設想。就拿了一句經文，跟他當前應該反思的情境比較相近，成德也是比較善巧，就跟他談到了。結果他看完這個經句，當下就反應，手還指著，「他們就是這個樣子！」其實成德是想提醒他這樣了，但是挺難的。所以孔子說，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」，確實不容易。子貢是賢人，也難免方人，會去指責別人。其實我們很冷靜，比方說我們最痛恨人家怎麼樣，痛恨，一講到就控制不住情緒了，事實上我們最恨的那些行為，我們自己不見得沒有。所以唐荊川先生說，「須要刻刻檢點自家病痛，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處，若真知

反己，則色色有之也」，就像人家變心了，我們很生氣，那其實我們變心了沒有？他變心我們要不變心，所以我們本來對他好，因為他變心了，我們也對他不好，那我們跟他不是一樣都變心嗎？你說他先變心的。那我們就沒變心嗎？我們也常聽到在批評說，他怎麼都不照老法師教的做？我們冷靜想一想，我們有照著做了嗎？所以《弟子規》說，「見人惡，即內省」，非常有道理！所以我們看，讀了那麼多聖賢書，最後還是會偏頗到這樣，主要還是沒有真正懂得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的忠恕之道，他根本就沒有入孔子思想的核心。

所以劉黻他掌司農寺，是掌管錢穀的，然後讓他來分析助役為什麼有十害。他當著皇上的面就說到了：「臣所向者忠直，所背者邪佞」，佞就是口才好，存心不善；「所向者義，所背者利；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權姦」。所以，如果我這樣獲罪了，他也是欣然接受。古代讀書人都是「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」。但是他還是很有正氣，強調到這個助役的新法終會害天下人，希望陛下不要忘了我的話。所以大家看他這麼忠直，事實上也都替他捏把冷汗，但是他不畏生死（很多忠臣，像明朝海瑞，他自己棺材都買好放在家裡，置死生於度外，以天下為己任），你看以後他還當到宰相。這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，就是我們有沒有時時都是向著忠直，背邪佞；向著義，沒有絲毫自私自利；向著君父，其實也是向著整個大局。用我們走這條路的話，時時向著為佛法、為眾生去考慮事情，決定沒有任何的機巧在裡面，沒有任何要掌權，甚至於是不求有功、但求無過才是。接下來：

【虐下取功。】

為爭取功賞，不顧民間的疾苦。這個其實還是老法師說，要放下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。因為這些放不下，

才會去做這些不法的勾當。四百六十二頁，唐玄宗那個時候，他的花用愈來愈奢侈。「戶部員外郎王鉷」，他就觀察到皇帝這個情況，然後就去剝削人民，結果抽稅抽膏，然後就提供給皇上用，他升官也升得很快，朝廷內外都非常感嘆、無奈。但是弄權一時，淒涼萬古，算盡則死。他做的惡事太多了，他的惡報鐵定要現前，後來沒有很久，他就被他弟弟牽連，被賜死了。這是虐下最後的結果。我們有時候看這些句子，可能都會覺得那是當官的。其實我們今天有個什麼職責、執事，或者在部門裡面做主管，只要我們還有爭功、討好上級的心，就有可能會『虐下取功』了。其實每一句從心地上，除非我們已經都調伏了這貪瞋痴慢、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，不然這些句子都還是我們要引以為戒，甚至是要斬草除根。所以言語決定不能有諂媚、有求人家肯定，只要有求，事實上言語就很難不有諂曲了。四百六十四頁就講到了：

【諂上希旨。】

是為求得寵。其實有時候我們好勝，搶著做事，甚至於要彰顯自己有能力，要把人家比下去。這個好勝心要調伏，真的有人願意做，做得比我們好，決定讓給他做。甚至於雖然沒有做得比我們好，但是也不會差，我們寧可讓他有鍛鍊的機會，都很好。真的是重要的事沒人願意做，我們就來做，這也是老人家教導我們處事的應對。別人做了，我們就不用去做了，當然我們可以隨喜他、可以幫助他，成人之美，但我們不用去爭著跟他做；沒人做，重要的，我們來承擔。甚至做了，帶動風氣不為先、不為師，還要讓功於眾，不能自己帶頭做了，就一直標榜就是我，沒有我不行，那就是貪天之功了。老法師說，弘揚文化是佛菩薩、祖先承擔，我們怎麼可以邀功？所以帶動了那個風氣，只要有人肯做了，我們讓給他做，因為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沒人做。

所以『諂上希旨』是為求得寵，不惜用盡機巧方法去溜鬚拍馬，迎合領導、上位者的意思。四百六十四頁分析，「諂是奉承，希是讚助」，去揣度迎合。「上意未決」，皇上或者領導者他還沒有決定的時候，還可以挽回，結果有人逢迎，那他這個錯誤可能就堅固而不能有緩和、不能有迴旋的機會了。這句不獨臣子事奉國君，「如屬官迎合上司」，在地方的這些官吏去迎合他們的上司，或者是「紳士迎合官府，吏役迎合本官」，奴僕婢妾迎合他主人，這些都算。這裡點出來，「居上者」，居上位的人，「事事皆當循理，慎不可貪圖自私自利，使人有隙而投」。所以這一句「諂上希旨」，不只下位的人不能這樣作惡，上位的人也要大公無私，沒有私心，才不會讓底下的人有縫隙可以鑽、有機可以乘。「在下者，又何可邀非理之功名？」不合乎理的功名，他就求不到，他就不會僥倖去拿到不義的錢財。當然處在下位，只知道阿諛諂媚，然後勸誘鼓舞領導者去做錯的事，這樣的行為，所謂「奴顏婢膝，徒喪己心」，只是讓自己的天良一直喪失，而且這個行為就變成很無恥了。奴顏婢膝是譏諷人卑賤諂媚、極其無恥的態度。這樣就「結無窮之怨業」，因為這些行為都會影響到團體，甚至是國家。所以佛門講結罪，就看你這個事情危害人的範圍有多少。這些都是屬於會危害到眾人。

從「是非不當」開始，「向背乖宜，虐下取功，諂上希旨」，到「見殺加怒」，都屬於位高者的惡，都是當官的人、處在管理階層的人要謹慎的行為。這個諂上希旨，上一次就有同學講到這個例子，就是明朝宣德的時候下西洋的事。事實上皇上拿到一些奇珍異寶，但是死了多少軍民，浪費了多少國庫錢財。所以不能因為要討好皇帝再做這樣的事，這個劉大夏就把這個資料把它藏起來，後來這個事就作罷了，這個是真正念念以黎民百姓的福祉為念。四百六

十六，唐太宗曾經指著一棵樹，覺得這棵樹很好，長得很不錯。旁邊的宇文士及聽到了，然後就跟著稱讚這棵樹，停都停不下來。結果太宗皇帝就很嚴肅的對著他說：「魏徵勸我要遠佞人」，這個佞人就是有口才，但是心術不正，「我還不知道佞人是怎麼樣的人。今天因為你，我真正了解了。」宇文士及聽完之後，一直叩頭慚愧謝罪。他雖然一直磕頭，到底能不能發自內心認知到問題去改，那得看自己的造化了。下一句：

【受恩不感。】

接受別人的恩惠，不感謝、不報答。

【念怨不休。】

這受別人的欺辱，懷恨於心，在心裡嘀咕，甚至還講出來抱怨。我們看四百六十六頁倒數第二行，古人一飯之恩都要報，這韓信做到了。「報即無力，心必銘感」，縱使不能夠有具體的回報，一定把這個恩德刻在心上不忘，我們說銘感五內。為什麼現在常常會說世風日下、人心不古？我們從這些教誨去跟古人比照比照，我們就會有慚愧心。但有為者亦若是，我們得下大功夫，向他們看齊，因為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肯改，都能在這一生作聖作賢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所以古人他是能夠受一點恩惠都「念茲在茲，不可或忘」，不會把它忘記。

「《智度論》曰」，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菩薩作的，「受恩不感」，受到恩惠不感激，「甚於畜生」，他的行為不就不比上畜生？這個話說得是很中肯。所以我們看四百六十七頁倒數第二行，世間的話都說「畜知報恩，如馬垂韁」。這個是在南北朝時期，有個苻堅，他剛好跟人打仗，墮到崖邊，是他的那匹馬跪下來把韁繩給他，把他救起來的，所以馬知報恩。「如犬展草」，就是廣陵人楊生有一天喝醉了，躺在那裡，結果那個地方燒起來了，眼看他就可

能會被燒死，他養的那條狗就到附近剛好有水源，把自己全身弄濕，然後在他主人身邊的草一直這樣翻滾，把草都弄濕，救了他主人一命。「如蛇致珠」，隋侯剛好遇到一隻蛇受了重傷救了牠，後來這個蛇還送給他一顆明珠。「如雀銜環」，這個我們前面講到楊寶救了黃雀，牠銜了四個白玉環給他，後來，生了楊震、楊秉、楊賜、楊彪。所以畜生都知道報恩，怎麼可以人不念恩？

「然恩有大焉者」，哪些對人來講是最大的恩？「一、天地，二、父母，三、國王，四、師長」，佛門也說上報四重恩。「或有人憤憤一生」，憤憤是糊裡糊塗，就是糊塗到最重要的恩德沒有放心上，「四恩未報，而但沾沾於私恩小惠」，就是還沾沾自喜，一些私恩小惠我還懂得去報，這個不就是棄本逐末？這個不是真正懂得恩德然後去回報的人。其實只會回應這個私恩小惠，而不知報大恩，還是私心在作用，還是只想自己。

接下來這個例子，唐朝的史無畏「與張從真為友」，無畏家裡貧，從真就幫助他衣食，而且還拿錢讓他去創業。過了幾年他富有了，但是因為從真家裡遭火災，就很窮，也希望無畏能夠幫忙，但是無畏居然把這麼大的恩德統統辜負，從真就是對天感嘆而已。他已經很有修養了，幫人家那麼大忙，人家都不回報，他只是嘆氣而已。「忽黑雲驟起，雷震無畏」，結果這個史無畏就變成牛，而且牠肚子上有紅字書寫著「負心史無畏」，所以這個也是上天的教化。其實我們這個恩，就是時時想著，沒有父母、沒有師長、沒有國家、沒有這些在危難中相助的親戚朋友，哪有我們這今天？能這樣去念，都覺得報恩是最踏實、最快樂的事情，怎麼可能辜負他？結果十日之後，這個史無畏就去世了。這是『受恩不感』。

還有『念怨不休』。四百六十九頁，這是一個正面的例子，他能包容、能寬恕。明朝的金誠任刑部主事，他在還沒有受重用的時

候，曾經被麻張給他困窘侮辱。後來麻張犯罪被押到京城，一看到金誠，就馬上給他一直磕頭。金誠笑著迎接他，解救了他。麻張出獄了去見金誠，金誠對他的恭敬跟以前完全一樣。就是縱使他救人家一命，也沒有顯得他自己很崇高，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，沒有德色。人能做到不只不念怨，還能盡棄前嫌，就是很真誠，精誠所至，就把本來惡緣轉成善緣了，把人家的良知喚醒。所以麻張感泣、感動，甚至是流淚，後來就以他的女兒來嫁給金誠的兒子。下一句：

【輕蔑天民。】

『天民』，我們看這個詞，就是百姓是上天的赤子。『輕蔑』，就是看不起百姓，不重視民情。四百七十六頁，我們看到堯帝他是「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。痛萬姓之阨危，憂羣生之不遂。仁行而義立，德溥而化廣」，他都是帶頭盡心盡力去愛護人民，尤其是困苦危難的百姓。太宗說，「人者國之本，德者身之本。德厚則人懷，民安則國固。故人主有仁厚之德，則民歸之如父母，而有土有財，自然之理也」，他也詮釋《尚書》那一句話，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」。所以由這個天子的心境，他也是代天來照顧百姓，那所指派的、任用的這些官員，也要同皇上、天子之心。所以一般地方官稱為父母官，要以父母之心來愛人民。宋朝鄭清臣，他性情很刻薄，他「為槐里令」，就虐待人民。後來他任期滿了要走，結果當地老百姓就攔住他，給他吐口水，罵他。結果鄭清臣看到人民這樣做，他還沒有反省，反而還上奏說這個地方的人侮辱官員。結果宋真宗看了之後說：「為政要得民心，老百姓對你這麼有意見，那你到底辦得好不好就知道了。你自己搞成這樣，還敢再埋怨人民，然後這麼輕率的還上奏。」後來就把他給貶了。這個是不能盡好他為官的天職。

【擾亂國政。】

就是治理國家，孟子說，「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，你不能只有好心，你還要有好的制度。制度也不能常常更動，這樣會擾亂人民的生活，要制定以前深思熟慮，制定以後不要輕動。往往我們說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就好像不另外改些什麼、做些什麼，不能顯出自己的才幹，其實這個好表現，就反而不容易去體恤每做一件事會延伸出哪些影響，甚至就會擾亂人民了。四百七十九頁，宋李沆，這是一個名相，結果就有人傳話給他，說人家都說你會說不會做。李沆說：「我主政事沒有什麼長才，只是將朝野內外所說的這些利害，能夠了解分析清楚，而那些只是一時激動，沒有考慮深遠的這些意見，我不會採納。所以現在國家的法制相對的都已經比較完整了，假如又聽從這些很激進要改法令的，一定會影響老百姓。」所以他坐在重要的位置，把好這個關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在評論事情，也不見得能真正明白主事的人他考慮的用心、考慮的角度，甚至考慮的深或者遠。所以我們一來也不要輕易去批評團體裡面的這些做法，因為批評本身對自己、對團體並沒有好處。假如自己分析確實是有可能需要調整的，那也應該循可行的管道來提醒、來勸諫，總是一顆成就對方、成就團體的心就好，這顆心必然能夠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

【賞及非義。刑及無辜。】

獎賞不義的人，刑罰無罪的人。我們要了解，賞是為了帶動、勸勉大家來行善；罰是要警惕眾人不要造這些惡，這個是刑罰本身的目的。我們看四百八十頁，「周晉文公」，因為他出逃，從自己的國家逃亡十九年才又回到晉國。有一個一直跟在他身邊的近臣，就對著文公說：「國君你行了三賞（三輪的賞賜），都沒有賞到我。」那他態度就是說，是不是我有犯了什麼罪，怎麼都沒有能夠得

到賞賜？文公就說：「能夠以仁義引導我，然後勸我都是要遵從道德、遵從恩惠去做人做事，這樣的人受上賞；能輔助我推行仁政，然後讓國家得以再建立起來，這樣的人受中賞；在我危難、很辛苦的時候，能夠為我流血流汗的，這樣受第三賞；若只是以勞力來事奉我，對我沒有達到可以補我的漏的，那是三賞以後再賞的，你是屬於這一類的。」他賞是很講情理法的，很符合情理，所以晉人很高興，後來晉文公還成為五霸之一，他賞是合乎義的。所以有這個態度，那「一官一爵，一絲一粒」，都不敢有怠忽的情況出現，就是不能有濫賞的弊端出現，所以對官爵、對這些賞賜的物品都是慎重對待。所以上位的人有這個態度，那自然會敗事、會攀附權貴的人，他就沒有空子可以鑽了。而在位的人知道都是論功行賞，而不是靠這些諂媚巴結、送錢、走關係，都不是靠這個，他就是很用心的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，自然就得到應有的肯定。這樣整個風氣就會互相規勸，然後都是互相勉勵要為國做出貢獻。

接下來講的是『刑』，刑是為了懲惡，是聖人不得已而制定的，行刑本來就不是吉祥的善事。但是刑要適當，是要符合他犯的罪，而且要「哀矜勿喜」。所以古人用刑非常慎重，都要「詳審明辯」。「若濫及無辜」，不但會「失聽斷明允之公」，就失去公平了，一失公平就失人心，一失人心社會就不安定，這影響可不小。一個國是這樣，一個團體，甚至於一個家族都一樣。所以民無信不立，威信建立在哪？其中也是建立在賞罰都要公平才行。公才能平，平才能安，安才能樂，中國字還是很有味道。所以不只是失了公平，而且還違背了上帝好生之德。接下來：

【殺人取財。】

就是謀財害命。殺人罪很重，佛門五戒，不殺是第一。『殺人取財』不只是說是強盜，貪官污吏取財，然後把人害死在刑獄中也

算；家裡很有錢又很貪財，逼迫人家於很困難之際，然後很殘忍去謀人家的錢財，在人家很危險困難的時候加害於他，這都算；「庸醫為財，致人於危急之時，皆是從財起見」。你在人家這麼困難的時候去殺他，他難道有不來索命的道理嗎？所以很快的他的命也會沒了，索取的財終究是得不到的，所謂「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」。確實一分析起來，一明白這些因果，就知道教學為先的重要，因為他真明理了他不這麼幹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

四百八十五頁，「揚子江」，這是長江，有一個渡船的人，揚子江有一個以擺渡為生的龔僕，他趁著風很大的時候，把一個巨商擠到河裡面去把他給淹死了，取了錢財。後來他變得很富有，住在維揚，好像是揚州這裡。生了一個兒子，後來這個兒子長大了，對待他像仇人一樣。龔僕很生氣，就去問扶鸞的鬼神。結果這個乩童就給他念了一首，「庚子八月西風惡」，把哪一天都講出來了，「揚子江中波浪作。二十年前一念差，貴君試把心頭摸」。他一聽完就很驚訝，就離開他家，後來「不得其死」。所以「謀財不能自用，仍為怨家所有」。他獲得什麼？「二十年提心弔膽，及不得其死」。所以他假如明白，該是他的還是他的，他就不會這一生過二十年苦日子，之後還要到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報到。所以「陰司尚未算帳，其苦當奈何！」

【傾人取位。】

陷害人、毀謗人，然後去爭取到官位。四百八十九，「宋彌德超」，他見到樞密使曹彬他的功勳、威望很高，然後就誣告他不軌。結果曹彬就被罷官，而彌德超就拜了樞密使。過了沒多久，「趙普力為辯雪」。趙普我們應該都知道，他講了「半部《論語》得天下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。這麼好的官員曹彬被誣告，他盡力去幫他澄清。所以我們也要效法趙普，在好人被人家陷害的時候，也

要能幫他講公道話，這樣也盡了我們的道義，更重要的是對於國家、團體才免除了一場劫難。所以皇帝領悟了，就流放彌德超，對待曹彬就像以前一樣了。這個是『傾人取位』，最後也是慘報。

【誅降戮服。】

『誅』跟『戮』都是指殺害。殺死投誠降服的人，他已經投降了你還殺他。這裡舉到的是漢朝李廣，李廣是飛將軍，我們都比較熟悉，他的手臂像猿猴一樣，特別長，他也建了很多奇功。有一天見到可以看一個人氣場的算命的人，他自己也談到，我年少的時候就一直跟匈奴打仗，都是身先士卒，在我之後的這些將帥們都封侯了，怎麼只有我沒有？這位先生，王朔就說：「將軍你有沒有曾經做了什麼事，內心覺得有些遺憾的？」王朔應對也很有分寸，他用問的，讓他自己講出來，因為必有緣故，不可能沒有原因的。李廣自己說，曾經有胡人八百，他已經投降了，他卻都把他殺了。你看這些人身體死了靈魂都在，不恨之入骨才怪。所以「朔曰：禍莫大於殺已降」，已經投降的人你殺他，這是很大的罪惡，必遭禍患，「此君所以不得封侯也」。後李廣出征走錯路，後來他自殺了。他的孫子李陵投降，最後他們這個家族就被誅了，死了不少人。所以殺人最後死有餘責，殃及子孫，不可不慎。下一句：

【貶正排賢。】

驅逐正直的人，排拒賢德的人。我們要知道，人才是政治能不能辦成的關鍵，所謂人存政舉，為政在人。「進賢受上賞」，你推薦一個賢才，得到最大的賞賜，就像鮑叔牙推薦管仲，他的後代十幾世都很有福報；「蔽賢蒙顯戮」，你有賢才不推薦，甚至還陷害他，會很快很明顯的災禍就會降臨。因為你用好了，整個國家的人民受益；你沒有用好，甚至還舉了不好的人，那不是整個國家遭殃了嗎？四百九十三頁最後一行，「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

馬恆有，伯樂不恆有」，其實都有人才，但是得靠人發掘，「人才遭遇，亦復如是」。「使在位者皆如伯樂，則有德量者」，就是真正處在可以舉才的位置的人，他都能看得懂人才的話，有德行又有氣量的，就可以讓他作宰相；識大體的人，便可以做諫官，他都會為大局考慮（其實一個國是這樣，一個團體也是這樣，適才適任）；有方略，方法謀略的，可以讓他帶兵；能鎮守撫恤一方的，可以寄方面，可以讓他負責一方，它安定；「有風力者」，風力是氣概、魄力，「便可作監司」，就是監察官員的；「廉於財者，便可主錢穀」，讓他可以負責錢糧；「知愛民者，皆可作守令」，懂得體恤愛護人民的，可以做太守、縣令。「如此則大小之職，各得其人」，就是用人用得非常得當。所以我們說朝野，在朝官員很適當，而且民間也沒有遺漏的人才，這樣就所有國家這些重要的政策都能執行好，老百姓都得到利益。

『貶正排賢』，明朝顏茂猷先生分析得很精闢，他說到，凡排貶，排擠貶抑，「凡排貶之人，與容賢之人，原差不遠」。我們看起來這個行為好像差很多，能夠容納賢才的人，好像天壤之別。但是細細分析起來，本來也不是差很遠，最重要是因為覺得我見正確，被我見給拖累了，「他一定是這樣」，就很相信自己的看法。他就分析了，比方有聞到這個人的美名，也很有雅量跟他相互交往，也有愛慕、欽佩他。後來一起共事了，在面前相處，一起相處難免會有一些摩擦，「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，積久愈成仇隙」，因為你看不慣，一直放在心裡，久了之後愈看愈不順眼。所以為什麼說「相見易得好，久住難為人」？一開始見面很熱情，久了好像很難不見對方過。所以老法師說夫妻相處的一句箴言，能夠白頭偕老的一句箴言：只看對方的優點，不看對方的缺點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不只用在夫婦，人與人相處能做到這一點，都能相處得好。但是

這個就是考驗，不把對方的缺點過失放在心上，只要有放在心上，它就會起變化。

所以這裡分析，「容遠賢易，容近賢難」，他跟你常常一起共事，你要包容他就難；「容賤易」，包容位子比你低的人容易，包容比你上位的人難；暫時包容容易，久了要包容就難。為什麼？因為彼此的氣勢互相碰觸，因為一起共事，有時候意見不同；才能會互相抵制，我們的好勝心還沒有完全去掉，不知不覺有一點較量；名氣相傾，「勢相軋也」，勢力會相互排擠。所以人要時時能夠洞察自己，不被這些境界影響，才能不犯這些過，不然多少、深淺而已。「而彼賢人，亦未能盡平心無我」，他有賢德，他也還沒達到無我的境界，他也不可能一點情緒都沒有，所以「交久以後，實見他有不是處」，那就愈覺得他確實有這些問題。「往昔慕德」，往昔還覺得很仰慕他的德行，反而現在告訴自己，我錯看他了、我錯恭敬他了。所以人能念恩，念他的優點，忘了怨，包容缺點，這個確實是涵養。但是真能做到這樣，不知不覺就把人家的慚愧心給喚醒了。假如不能這樣，盯著對方的錯誤看，我們批評他，招感來是他也批評我們，那就各相責，天翻地覆了；各自責，才能天清地寧。「今朝嫉賢，已覺為平心矣」。因為自己已經覺得我以前錯看他了，那就會覺得現在這個態度才對，他確實是有問題，那就變成見他過也不覺得自己有錯了。所以事實上是我們不能包容，不能不見過，不能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。所以有君子相遇，最後卻變得反目成仇，弊端就在這裡了。所以怎麼辦？平日要克己，克住自己的貪瞋痴慢，然後要能忍辱，「無名、無相，實實挺身為國」，就是沒有自己的感受、舒不舒服，沒有自私自利、沒有名聞利養，「於一切毀譽愛憎」，纖毫不會去牽掛、不會去貪求、不會去受它影響，這樣「方能為子孫黎民造福」。為黎民是必然，為什麼是子孫？因

為你最後落個貶正排賢，那子孫必有遭殃。

四百九十六頁，周朝春秋晏子。剛好有一次齊景公到山上去看到老虎，到大河邊看到蛟龍，齊景公就很害怕，是不是不吉祥？就去問晏子。晏子真的是忠君愛國，藉由這個問話，又把最重要的道理提醒景公，說你看到老虎跟蛟龍，是因為牠們本來就住在那，這不是不吉祥。天下有三個不吉祥：「有賢而不知，一不祥」；知而不能用，就是不能任用他，這二不祥；用而不能任，就是你用他又不能委以重任，這是三不祥，所謂不祥就在這裡。你不用就已經有罪過了，你還可以貶他、可以排他嗎？這個罪過就太大了，那就變成自己跟後代的大不吉祥了。

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